

在人间

〔苏联〕高尔基 著
李蟠 译



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

守住信念，永不放弃人生追求。

高尔基是“底层”的代表，是无产阶级作家，他的一生，就是大众的一生，喜怒哀乐，无不相通。

——鲁迅

名家
名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在人间

В ЛЮДЯХ

[苏联]高尔基◎著

李蟠◎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人间:精装版/(苏)高尔基著;李蟠译.

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5.10

ISBN 978-7-5190-0576-4

I. ①在… II. ①高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
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8361号

在人间

著 者:(苏)高尔基

译 者:李 蟠

出 版 人:朱 庆

终 审 人:朱 庆

责任编辑:陈若伟

装帧设计:张婷婷

复 审 人:姚莲瑞

责任校对:郑红峰

责任印制:陈 晨

出版发行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100125

电 话:010-65389136(咨询),65067803(发行),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010-65933115(总编室),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880×1230

1/32

字 数:120千字

印 张:7

版 次: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90-0576-4

定 价:24.00元

译本序

《在人间》是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一部，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，其他两部的篇幅都比它小。

高尔基家贫，父亲死后，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。外祖父破产以后，他不得不走向“人间”，自行谋生。这时他还不到十二岁！

他在“人间”，什么活都干过：烧水、煮饭、洗碗、扫地、带孩子、跑堂、学徒、洗衣、搬运……还挨过打，住过医院。总之他饱尝了“人间”的辛酸！

但他很顽强，很自信，能吃大苦，耐大劳，特别是会思考，学习异常刻苦勤奋。为了学习，他甘愿承受一切，包括凌辱、饥饿，甚至毒打。他从书本中汲取力量，看到希望与光明……没有书本，没有顽强的学习，高尔基就不可能成其为高尔基了。他是真正的自学成才者。他的这一道路，对于我们，特别是境遇坎坷者，生活困难者，很有意义！

他原姓彼什科夫，高尔基是他的笔名，意思是“苦”、“痛苦”、“苦呀”！苦、苦、苦，除了苦还是苦，这就是高尔基成名以前的生活！

高尔基的名字在前苏联，几乎家喻户晓，在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中，也是尽人皆知。他的作品，特别是他的《母亲》被译成中文以后，一版再版，至今仍在广泛流传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，高尔基被人尊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，而《母亲》则是他的奠基之作。

他早期创作的《海燕之歌》等作品，在我国的影响也很大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，有谁没有读过《海燕之歌》？有谁

不知道丹柯那颗燃烧的心呢？在不要文化、革文化之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红卫兵抄我的家时，有人抱起我的几卷高尔基文集就走，我说：“那是高尔基文集，你们不能拿走！”这话居然起了作用，所以那几本高尔基文集至今仍摆在我的书架上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高尔基在我的心目中成了保护神，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译出他的一本书来纪念他，回报他！前几年我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，先是一家出版社约译《在人间》，陆续印了10万册，接着另一家出版社未经本人同意，又抢印了若干册，现在又有出版社重印了，而且出了全文的不算，还要出节选本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当然不是我的译文如何高明，而是说明高尔基的书对读者、特别是青年读者有益！

译者谨识

2005年8月

目 录

一.....	1
二.....	24
三.....	33
四.....	44
五.....	55
六.....	71
七.....	80
八.....	88
九.....	98
十.....	115
十一.....	130
十二.....	142
十三.....	152
十四.....	159
十五.....	168
十六.....	183
十七.....	191
十八.....	203

我来到人间，在城^①里正街上一家“时髦鞋店”里当“小伙计”。

我的老板，是个圆圆脸蛋的矮个子。他有一张毫无特色的棕褐色脸，一口绿色的牙齿和一对脏兮兮的水泡眼睛。我觉得他是个瞎子，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常常做鬼脸。

“别做怪相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但语气非常严厉。

令人不快的是这双浑浊的眼睛居然能够看见我！说它能看见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，也许老板只是在猜想我在做鬼脸吧？

“我说了，别做怪相。”他的声音更低了，两片厚实的嘴唇，几乎没有动弹。

“别挠你的手，”他干瘪的低语，好像爬到了我的身上，“你是在正街上一家第一流的店子里干活，这一点你得记住！小伙计就得像雕像那样，站在店门口一动不动。”

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，也不能不挠我的手，因为我的两只手直到胳膊肘都布满了红斑和脓疮，疥螨痒得我实在难忍。

“你在家是干什么的？”老板一边仔细察看我的两手，一边问道。

我回答的时候，他不停地摇晃着他那个紧贴着灰白头发的圆脑袋，气呼呼地说：

“捡破烂，这比要饭还差，比偷窃还不如。”

我却不无骄傲地说：

①指作者的故乡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，后改为高尔基城。

“你知道，我还偷过东西呢！”

他当时把一双手放到小柜台上，活像一只猫伸出它的爪子，一对空虚的眼睛惊恐地盯着我的脸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什么？你当过小偷？”

我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。

“好啦，我们认为这是小事。要是你偷我的鞋子或者钱，那我就要送你去坐牢，一直坐到你长大成人。……”

他说这话时态度很平静，但我却吓了一大跳，因此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。

除开老板之外，在这个店里做生意的还有我的表兄弟萨沙，雅科夫舅舅的儿子。另有一个生着一张红脸庞的老店员。他是一个很机灵、很会兜揽生意的人。萨沙穿一件淡红色的礼服，一件胸衣，一条撒腿裤子，系着领带。他的样子骄傲得很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外祖父把我领到老板身边，请求萨沙帮帮我、教我干活时，他神气十足地皱起眉头，警告我说：

“必须要他听我的话才行！”

外祖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，硬要我低下头。

“你要听他的话，不论年龄还是职务，他都比你大……”

萨沙瞪着两只眼睛，教训我说：

“你要记住外祖父说的话！”

打从第一天起，他就开始热心地充分利用他比我大的优势。

“卡什林，你别老瞪眼珠子。”老板常常劝他。

“我一点也没有瞪，老板。”萨沙低着头回答，但老板揪住他不放：

“你别耍牛脾气，顾客以为你是头公山羊呢……”

老店员很恭敬地笑着，老板难看地撇着嘴，萨沙则羞得满脸通红，躲到柜台里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这些话，许多话的意思我也不懂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在说外语。

一旦进来一位女顾客，老板就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，摸摸胡子，把甜蜜蜜的微笑挂在脸上。这笑容虽然使他的两颊罩上皱纹，却没能改变他的瞎眼模样。老店员挺直身子，把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腰上，他的手却恭恭敬敬地悬在空中。萨沙胆战心惊地眨巴着眼睛，竭力把鼓起眼睛藏起来，我则站在店门边，不声不响地挠手，注视着他们卖东西的规矩。

老店员跪在女顾客的面前，令人惊讶地叉开手指，给女顾客量鞋子的尺码。他的两手抖个不停，非常小心地碰那女人的脚，好像生怕弄断她的脚似的，其实那只脚胖得很，活像一只瓶口朝下倒放着的歪脖子酒瓶。

有一次，一个女人竖起一只脚不停地抖动，缩起身子说：

“哎呀，您弄得我多痒啊……”

“太太，这是出于礼貌。”老店员赶紧热情地解释。

他贴在女顾客身上的模样真好笑。为了不笑出声来，我转身对着玻璃门，但又忍不住想看他做生意。老店员的手法确实逗得我发笑，与此同时，我又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那么彬彬有礼地叉开手指，那么灵巧地把鞋子穿到别人的脚上的本事。

有时候，老板从店里走出来，走进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，然后把萨沙叫进去，老店员于是就同女顾客面对面地留下来了。有一次他触到了红头发女人的脚，然后把手指撮起来，放到嘴上吻了一吻。

“哎呀，”那女人惊叫一声，“你真是个顽皮的家伙！”

他却鼓起腮帮，痛苦地说道：

“唔！”

这时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我怕笑得倒下来，便把身子倚在门把手上，结果把房门打开了，我脑袋碰到了门玻璃，把玻璃也碰破了。老店员对着我直跺脚，老板用他沉重的金戒指敲我的脑袋，萨沙则使劲揪我的耳朵。傍晚我们回家的时候，他狠狠地教训我说：

“这么干会把你赶走的！这有什么好笑的呢？”

接着他就解释说：“如果店员能得到太太们的赏识，那生意就好做了。”

“那女人本来是不需要买鞋子的，可只要能看看招人喜欢的店员，她肯定会来多买一双的。可你却这么不懂事！真拿你没办法……”

这话伤了我的心，谁也没有关心过我，他就更不用说了。

每天清晨，那个多病而又爱生气的厨娘，总是在叫醒萨沙之前一个小时就把我叫醒。我就得把老板夫妇、老店员和萨沙的鞋子和衣服刷干净，给所有的炉子弄来柴火，洗干净装饭用的提盒。到了店里以后我就擦地板，掸灰尘，准备茶水，给顾客送货上门，然后回家取饭菜。这时，我站门口的工作就由萨沙来代替，他认为这有失他的尊严，于是就对我破口大骂：

“笨手笨脚的东西，让人家给你干活……”

我觉得枯燥乏味，心情不好。我本已习惯于独立生活，从清早到深夜在库拉维诺的砂土街道上，在浑浊的奥卡河岸上，在田野和森林里生活。我的外祖母不在这里，所以我既没有伙伴，也没人可以谈话。而生活却向我露出了它难看的一面、虚假的一面，惹得我很生气。

经常有女顾客什么东西也没买就走了的。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受到了委屈，老板马上收起他甜蜜的微笑，命令说：

“卡什林，快把货收起来！”

接下去就破口大骂：

“呸，跑到这里来闲荡啦，母猪！这蠢货坐在家里面得发慌，就来逛商店。她要是我老婆，我可要狠狠地揍她一顿……”

他老婆，一身清瘦，黑眼睛，大鼻子，常常对着他跺脚，大声嚷叫，把他当仆人对待。

往往用甜言蜜语、彬彬有礼的鞠躬把一个熟悉的女顾客送走以后，他们就不知羞耻地说那女人的坏话，惹得我恨不得赶紧跑到大

街上，追上那女人，把他们所说的坏话，一五一十全告诉她。

我当然知道，一般地说，人们总是好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的。不过这些人议论人家特别令人气愤，好像有谁承认过他们是最优秀的人，他们是奉命来审判世人似的。他们忌妒许多人，从来没有夸过任何人，而且知道每个人的短处。

有一次，店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人。她两颊红通通，两眼亮晶晶的，披一件天鹅绒的斗篷，配着一个黑色的毛领子，她的脸庞高耸在毛领子之上，好像一朵奇妙的鲜花。她解下肩上的斗篷，把它交到萨沙的手上。她显得更加漂亮了，浅灰色的丝绸衣服紧绷着她苗条的身躯，两耳挂着的宝石闪闪发光。她使我想起了美丽的瓦西里萨，而且我深信这就是省长夫人。他们接待她时特别恭敬，见着她就像见着一堆火似的，弯腰鞠躬，不住地说着好听的奉承话。他们三个就像魔鬼似的，在店子里奔来跑去，他们的身影在橱窗玻璃里滑来滑去，好像周围的一切都燃烧了起来，正在熔化，眼看着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形态，另一种形式了。

在她迅速挑选了几双昂贵的鞋子离去之后，老板就咂了一下嘴巴，吹着口哨说：

“一条母狗！……”

“总之一句话，是一个臭演戏的。”老店员带着轻蔑的神情说道。

接着他们就互相讲述着这个女人的情夫们的情况，谈到她的花天酒地的生活。

中饭后，老板总要躺在店子后面的小房间里睡觉，我就把他的金表打开，往机件里面滴几滴醋。我很愉快地看到，老板醒来以后，两手捧着手表，走到店子里，惊慌不安地喃喃说道：

“真奇怪？手表突然冒汗啦！手表冒汗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！莫非要出什么不吉利的事么？”

尽管店里的工作繁忙，家里的活计很多，但我好像在沉重的寂寞之中昏昏沉沉了，而且越来越经常地想：到底要干点什么才能让他们将我赶出商店呢？

浑身是雪的人们从商店的门口一闪而过，好像他们是在给什么人出殡，送他们到墓地上去，但来迟了，所以急急忙忙在追赶棺材。马车在不停地晃动，艰难地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雪堆。商店后面教堂的钟楼里，每天都响起令人心烦的钟声。原来是大斋^①期到了。一下下的钟响，像用枕头在敲打着脑袋，虽然不痛，但你却感到头发麻，耳发聋。

有一天，正当我在店门口边的院子里清理刚刚收到的一只货箱时，教堂里的撞钟人走到了我的身旁。他是个歪肩膀的小老头，一身软绵绵的，好像是用抹布做成的。他衣衫褴褛不堪，好像是被狗咬烂的。

“你，上帝的人，给我偷一双套鞋吧，啊？”他提出这一要求。

我没有吭气。他坐在空箱子上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在嘴上画了个十字^②，又说了起来：

“你偷不偷，啊？”

“不能偷！”我告诉他。

“可有人在偷呀！你要尊重老人嘛！”

他不像我身边的那些人，给人以好感。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去偷窃，会同意通过气窗给他一双套鞋的。

“那好吧。”我说。他并不感到高兴，但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你不会骗人吧？好，好，我看，你是不会骗人的……”

他默默不语地坐了几分钟，用靴底搓搓肮脏的湿雪，然后抽起了陶瓷烟斗。他突然吓唬我说：

“要是我骗你呢？要是我拿起你偷来的套鞋，走到你老板那里，告诉他是你要我付半个卢布卖给我的呢？啊？套鞋的价格本来超过两个卢布，可你却只要半个卢布！是拿去买糖果吃了吧，啊？”

我默默地望着他，好像他已经做了他答应过的事一样，可他仍

①指基督教斋日，共40天，在复活节前。

②这是俄国东正教徒的迷信，表示避邪。

然低声说着，发出很重的鼻音，同时望着自己的靴子，不断地吐出淡蓝色的烟雾。

“比方说，如果这事是你老板教我做的呢？他说：‘去，给我考验考验那小子，看他是不是小偷？’那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我就不把套鞋给你。”我生气地说道。

“既然已经答应，现在不给已经不行了！”

他抓住我的一只手，把我拉到自己的怀里，用冰冷的手指敲我的前额，然后懒洋洋地继续说道：

“你怎么无缘无故地就说：给，拿去吧？”

“你自己要的嘛！”

“我要的东西还少吗？我叫你去抢教堂，你也去抢吗？难道可以随便相信人吗？哎呀，你呀，小傻瓜！……”

于是他把我推开，站了起来。

“偷来的套鞋我不要，我不是老爷，用不着穿套鞋。我这只是说着玩的……为了奖励你的淳朴，圣诞节到的时候，我放你进钟楼，让你敲敲钟，看看城市的风光……”

“我熟悉这座城市。”

“从钟楼上，它更好看一些……”

他将靴子尖伸进雪堆里，缓慢地走到教堂的拐角后面去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颓丧地、惊恐地想道：这小老头是真的开玩笑呢，还是老板派他来考验我的呢？我心里很是害怕。

萨沙跳到院子里，叫喊起来：

“你搞什么鬼名堂？”

我突然怒火满胸膛，拿起钳子对着他一挥。

我知道他和老店员都经常偷老板的东西。他们把一双靴子或者一双便鞋藏到炉子的烟囱里，然后在离开店子的时候，把它藏在大衣的袖子里。我不喜欢这种事，感到很害怕，我记得老板说过的威胁的话。

“你偷东西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，是老店员偷的，”他严肃地向我解释，“我只是帮他的忙。他说帮帮忙吧！我得听他的话，要不然，他会同我过不去的。老板嘛，他自己以前也当过店员，一切都明白。你别做声！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望着镜子，很不自然地叉开手指，整理领带，就像老店员所做的那样。他总是顽固地对我炫耀他的老大地位和权势，用男低音对着我吼叫。而每次命令我干什么时，他就把一只手向前伸去，做出一个把人推开的手势。我个子比他高，劲比他大，但瘦得皮包骨，而且动作笨拙。他却长得很结实，全身软绵绵的，尽是油脂。他身穿礼服，松着裤腿，我觉得他样子很神气，很帅，但身上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快而可笑的东西。他恨厨娘，那是个奇怪的乡下婆娘，你弄不清她到底心地善良还是狠毒。

“世界上的事，我最喜欢的是打架，”她把她的这对烈火般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说道，“不论是公鸡打架、狗咬架还是庄稼汉撕打，我都一样喜欢！”

要是公鸡或者鸽子在院子里打架，她总是扔下手中的活计，眼睛盯着窗外，观看打斗，从头看到尾，这时她总是不言不语，装聋作哑。到了晚上她会对我 and 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些孩子们，干吗干坐着，打一架不好吗？”

萨沙生气了，说：

“蠢婆娘，我可不是什么小孩子，我是二掌柜！”

“哎呀，这一点我可没看出来。对我来说，只要你没讨老婆，就是小孩子。”

“蠢婆娘，傻瓜脑袋……”

“魔鬼聪明，可上帝不喜欢他。”

她说的俗语，使萨沙感到特别恼怒。于是他就戏弄她，她呢，就斜着眼睛，轻蔑地望着他，说：

“哎，你呀，像只蟑螂，叫你成了一个人，是上帝犯的一个错误。”

他不止一次地劝我在她睡眼蒙眬的时候给她脸上擦黑鞋油或

者煤烟子，往她枕头上扎大头针，或者想个什么别的点子，给她“开开玩笑”。但是，我怕这个厨娘，再说，她睡得不沉，常常醒来。一醒来她就点上灯，坐在床上，两眼望着角落里的什么地方。有时候，她到炉子后面来找我，把我叫醒以后，用嘶哑的声音求我：

“我睡不着，列克谢依卡^①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害怕，你同我说话吧。”

我似睡非睡地给她讲了起来，她则默默不语地坐着，不时摇晃着身子。我觉得她灼热的身子散发出一股蜡烛和神香^②的味道，说不定马上就会脸庞触地，倒下死去。我吓得开始大声说起来，但她连忙将我拦住：

“嘘！那两个坏蛋一醒来，还以为你是我的情夫呢！……”

她坐在我身旁，老是采取同一个姿势：弯着腰，两手插在两膝中间，用尖尖的腿骨头拼命压着两手。她的乳房不明显，透过她厚厚的粗麻布衬衫，可以看到一根根的肋骨，活像裂开的木桶上的铁箍。她往往默默地坐很久，然后突然悄声说道：

“老是这么心烦，倒不如死了的好……”

要不就好像在问什么人：

“你看我算是活到头啦，是吗？”

“睡吧。”她没让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，然后直起腰来。于是她灰色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的厨房里。“巫婆！”萨沙在背地里总是这么叫她。

我向他建议：

“你当面对她这么叫嘛！”

“你以为我怕吗？”

但他马上皱起眉头说：

“不，当面我叫不出口！也许，她真是一个巫婆……”

①高尔基名叫阿列克谢，这是他的爱称。

②这是说她身上有一股死尸的味道。

她对所有的人，都是轻蔑的，总是怒气冲冲的，就是对我也是毫不留情。一到早晨六点，她就揪住我的大腿，大叫大嚷道：

“快起床！抱柴火去！生茶炊去！快去削土豆！……”

萨沙被吵醒了，抱怨说：

“你号什么呀？我要向老板告你，叫人没法子睡觉……”

她在厨房里迅速移动干瘦的身子，一双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，朝着萨沙那边闪闪发亮：

“唔，上帝犯下的错误！要是你是我前夫的儿子，我就要扒下你的皮来。”

“该死的婆娘。”萨沙骂道。在去店子的路上，他教训我说：“要想办法把她赶走。要偷偷地往所有的饭菜里多加盐，如果她做的菜很咸，大家就会把她赶走。要不就倒点煤油进去！你干吗打瞌睡不干脆？”

“你怎么不干脆？”

他气呼呼地啐了一口：

“胆小鬼！”

厨娘是当着我们的面死去的。她弯下腰身，想把茶炊提起来，突然一下子就坐在地板上，好像有人当胸推了她一下似的。然后就不言不语地身子往一旁一倒，两手向前一伸，嘴里流出了鲜血。

我们两个马上就明白她死了。但我们吓懵了，久久地望着她，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萨沙终于迅速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。我不知道怎么办好，身子靠在较亮的窗前。老板来了，忧心忡忡地蹲下身来，用一只手指摸了摸厨娘的面庞，然后说道：

“她真的死了……这是怎么搞的呢？”

接着他就对着房角，对着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画十字。祷告完了之后，他在过厅里下命令：

“卡什林，快跑去向警察报告！”

于是来了一个警察，但他跺了跺脚，领了点茶钱，就走了，不过后来他又来了，同他来的还有一个赶大车的。他们抓住厨娘的两条

腿和脑袋，把她抬到了大街上。老板娘从过厅里探出头来，命令我说：

“把地板洗干净！”

老板还说：

“好在她是晚上死的……”

我不明白好在哪里。睡觉的时候，萨沙异乎寻常地对我温和地说：

“别熄灯！”

“你害怕？”

他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，默默地躺了好久。夜是静悄悄的，它好像在倾听什么声音，等待什么，可我觉得过一秒就会响起钟声来，城里的人就会突然奔跑起来，大喊大叫，吓得乱成一团。

萨沙把鼻子从被子底下露了出来，悄悄地对我说：

“让我们一起睡到炉炕^①上去吧，行吗？”

“炉炕上热得很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？啊？她真是一个巫婆……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他开始讲死人，讲他们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在城里转悠到深夜，寻找他们过去住过的地方，寻找他们亲人的住处。

“死人只记得城市，”他轻轻地说道，“但街道和房屋他们却已经记不起来了……”

周围越来越静，似乎越来越黑。萨沙稍稍抬起头来，问道：

“让我们来看看我的箱子吧，你愿意吗？”

我早就想知道他箱子里藏的是什么东西了，他用一把挂锁把它锁着，每次打开总是特别小心翼翼，要是我想望它一眼，他就粗暴

①俄罗斯人的炉子上面是可以睡人的。